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孝感天 第三回 因年荒兄妹離散 遇仙人指示投生

勸君當記聖人云，巧言令色鮮矣仁。且看此傳孫巧嘴，說的夫妻兩離分。
夫妻雖然未拜堂，父母有命配成雙。
因歎離別求生路，戀戀難捨哭斷腸。

閒言少敘。話說孫惠正勸他表兄妹止悲，忽聞門外人販呼喚他，遂走出房門問道：「兄台有何話講？」人販子問：「他二人是兄妹嗎？」孫惠遂將姑舅作親的話言了一遍。那人販聞孫惠之言，遂即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去勸他這個不妨。遇這凶年是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的年頭。若不離別，必然雙雙餓死。」孫惠遂將人販子就拉離開房門，低聲說道：「你莫說是濟南府，只說是青州府，馮相府裴太太買使女，還許回贖。他若願意，你交了錢，他交了人，那怕你上北京，他亦不知，也攔不住你。」人販說：「我記下了。孫大哥，你去成全成全，看是如何？」孫惠回答：「再無不成之理，不過多費些唇舌。」言罷奔上房來。

這李天賜見人販把孫惠喚出去，遂向表妹說：「你未聽明孫惠之言嗎？咱若不忍離別，只可咱兄妹等著餓死，是一句實話。賢妹戀著我，愚兄豈有不戀賢妹之理？同孫惠出去的那個人，一定是買人的。孫惠曾和我說是馮相府內來買使女，咱兄妹暫離別，得其生路。這青州府離此不遠，不過三百路程。如果是馮相府買使女，那位裴太太極好行善，乃是良善之家。我去回贖，必然令咱夫妻團圓。若不是馮相府來買使女，咱兄妹寧餓死在一處，亦不令賢妹去。我且去問問那買使女的。」這孫惠背地囑咐完販人的，一同來至上房窗外，聽房內二人說話，遂停步側耳細聽。口中不言，心內暗說：「幸虧我囑咐人販子，不然這宗錢我賺不著了。」遂低聲口呼：「兄台，我囑咐你的話可要牢記。」那人販點了點頭，二人奔上房。李天賜迎出門外，口呼：「孫大哥，咱們陪著客人到書房有話說。」遂一同至書房讓坐。李天賜向人販問道：「客長上姓高名？仙鄉何處？」那人販依孫惠之言說：「我是青州府馮相府門下，我名馮金琮。領裴太太之命，來買一使女。你兄妹難割難捨，這也無妨。若年景豐稔，亦許你贖回。那時裴太太一憐恤，你也許白白領回來。」李天賜聞人販之言，信以為真，遂欲鋪紙研墨。孫惠問：「相公研墨何為？」李天賜說：「寫張賣契呀。」孫惠說：「不用單帳目文契，言定身價。當面交錢，當面交人，豈不兩便？這身價若是平年，總得五兩銀；這人吃人的荒年，可不值這個身價，亦比不得別人家賣女孩，也有三吊的，也有一吊八百的，還有不使錢，跟隨人家去的。今我作個高出頭的價，你就使五吊錢罷。」人販說：「孫大哥定的價，小弟也不違背。」李天賜只得應諾。

人販立時前去扛來六吊錢，給了孫惠一吊，交與李天賜五吊。李天賜將顏小姐喚出房來，交與人販子。顏小姐口呼：「表兄，從今離別，未卜何年何月相會重逢？」遂將耳墜摘下一隻，遞與李天賜之手：「奴留此作一記念，從此用心讀書上進，倘若一步僥倖，功名顯達，切記贖小妹回家。」不由二人抱頭痛哭，難割難捨。那個光景，令人可慘。孫惠說：「李相公，你兄妹不必如此了，日後還可回贖，只有見面之日。教小姐隨客人到店內去吃飯，俗語萬事好當，一饑難忍。你也好鋪排做甚麼吃。」言罷人販和孫惠頭前，小姐無奈在後相隨，兄妹灑淚相別。

這孫惠領人販子在入市上又買了幾個婦女，僱一輛大車，順著大路奔往苗山家鄉。非止一日，到了家，凡買的婦女，隨心便賣，賺錢多寡這且言講不著。且言李天賜用賣了表妹之錢買柴、糴米，未曾用飯，眼含痛淚，心中不安。不由長吁短歎，遂吟道：時運不濟將妻賣，黑雲罩住棟樑材。

他年若得風雲會，超平人間登金階。

霎忽到了春暖花開之時，李天賜心中暗想：「這五吊錢堪堪使盡，我指望甚麼活生？我不如且到青州府馮相府，一來探望表妹，二來我把功名匿訖，作為小覓漢，且混一碗飯吃，有何不可？」想罷，自己主意已定，遂倒鎖了街門，竟撲青州府大路而行。

披星戴月，非止一日，來到青州府。問明馮相府，走進門房，就向看門的拱手，口呼：「大爺，請問一聲：這月前咱府內赴沂州李家莊買了幾個使女來麼？」看門的回答：「無有。俺這裡年景不濟，那賣閨女的甚多，焉能到沂州去買使女？」李天賜半信半疑，在相府門首待了多時，凡從府中出來的人就問，俱和看門的話都是一樣。心中就知受了人販子蒙混。只急得眼中落淚，自己瞞怨自己：「理當買人的起身，我在後緊緊相隨，跟他家認認門戶。我枉進了學，失此一著，回家有何面目見鄉鄰？這樣苦命，不如一死。」遂往雲門山，欲尋自盡。適遇一算命的先生，與他相面說：「這位相公時運未至，你可順著此路往西行去，自有貴人扶持你。若不信，你問你身後那人就曉得了。」李天賜聞言回頭一看，不見有人，又回過頭來，不見那先生何往，只見地上有一柬帖。上面寫著四句言語，遂撿起觀看。上寫：

我是華陰名希夷，指示天賜莫胡疑。

休生短見休枉命，西去貴人相扶持。

念畢心知是陳搏老祖指示，亦不去自盡，遂望空叩拜，下了店房，歇宿一宵。次日清晨，給了店錢，起身遵仙人之言，順著大路往西北走下來了。

過了淄河店往西又行，囊中只有五七百錢，一路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非止一日來至濟南府。進了東關，心中自思：「仙人指示我，向西來就有貴人扶持。如今盤費已盡，亦未遇見貴人。不知貴人在於何處？」又見日落西山之時，進退無路。只見路北一座光亮大門，門上按著獸頭，向裡一望：內有連籠垂珠門，外有明顯柱。門上一副對聯，上句「皇恩若日」，下句「帝德如天」。上門框句「聖代即今多雨露」，下框句「人文際此會風雲」，橫聯是「聖恩浩蕩」。門內一匾，四個金字是「三世榮恩」，門內懸著門燈，上有「相府」二字。

正然觀看，忽聞從院內跑出一哈吧狗，向著李天賜「口邦口邦」亂吠。從院內走出一人，約有五十餘歲，相貌端方，衣服不凡。李天賜急忙立在一旁。這人原是朱大人之孫名國彬，是甲子年的舉人，選了曹州府的教諭。因家中有幾位公子未得名，他就不肯出仕，在自己府中教訓公子讀書。忽聞犬吠，出來看視，見李天賜恭立台階之下，就有愛慕之心。遂問道：「你這一學生面帶憂容，看你不像這本地之人，你必是逃學至此。你家住那裡？姓名字誰？你若實言，我周濟你還家。」李天賜早已想著把功名匿起，求一吃飯的投向。遂即說：「我不是此處人氏，我也不是逃學的學生。小子乃是沂州府李家莊上人，父母雙亡，孤身無依，又遇年景荒旱，逃難至此。我名李童梓。」朱老爺聞言說：「我看你相貌儀容不像貧寒之子，必是唸書的學生。」李天賜回答：「也曾讀過書。自從父母下世，又遭荒年，念不起書。我母舅在關東貿易，我折湊了兩吊錢的盤費，欲赴關東投母舅去，不料來到貴寶地，就花費盡了。至此走投無路，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」不由的落淚。府中一個家人在旁口呼：「老爺，前者張二、宋能從沂州辦來幾個婦女來，說那裡實在是人吃人的荒年。咱書房內缺少一個小使，我看此子年紀在十四五歲，他又念過書，那書房的規矩必然明白。何不留下在書房效用呢？」李天賜聞那人這一番話，暗想：「那人稱他老爺，此人不是進士就是舉人。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我當稱他為老爺才是。」又轉念一想：「昔日百里奚牧羊於秦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韓信乞食於漂母，鄭元和身入歌郎，大丈夫不得志何事而不為？」想到這裡，隨向朱國彬面前跪倒，叩頭在地，口尊：「老爺若肯施恩，將我留下，願效犬馬之勞。」朱老爺伸手拉起，收留下作書童。這且慢表。

再言孝子趙便自從為母許願，把親生子擲在火池了願之後，他妻馮氏雙生二子。趙便去埋衣胞，刨出一甕銀子，從此致富。馮氏亦賢德，夫妻同心行孝，而又拯濟窮人，捨藥施茶，修橋補路，是善就行。待了二年，又生二子。這四子皆聰明過人，長成了，俱送學讀書，先生給起了學名，是天福、天祿、天禎、天祥。這天福、天祿，至十三歲詩詞歌賦無所不曉，五經四書本本皆通。入了泮水後，一門興旺起來。這草雞套村，趙家數第一富貴。惟有黃氏太太終朝眼中落淚，想念他的長孫為還願祭了火池，想起就

哭。趙便無法勸解，請了兩個唱道情的來，與他母親解憂。那唱道情的唱的是「湘子還家三度文公」，那黃老夫人望想：長孫必定成了神仙，竟盼長孫來度闔家，從此不甚悲痛了。只是常往荆山降香，祈禱：「清涼聖母保佑著我得見長孫一面，必然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。」這且再表。

光陰迅速，荏苒又是二年。正值封了相的那位敏忠公於大人點了山東的學院，西三府考畢，去考東三府。擺開執事，出濟南府東門，放了三聲大炮。於大人坐一乘八抬綠呢顯轎，竟撲東三府大路而去。李天賜在朱府正然灑掃，忽聞炮聲，就問同伴為何有炮聲？一人說：「這是學院於大人去考東三府，是出城炮響。」李天賜聞言暗想：「我服制已滿，若不去赴考，我的功名必丟。」想到這裡，向那人說道：「煩你向咱家老爺說說，我欲回家看看就回來。告假成否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替你告假去。」那家人向朱老爺一說，朱老爺說：「他在咱府已經二年有餘。他欲回家去看看，這也是他的正事。給他拿五兩銀子，格外給他五疋錢，路上好作盤費。」

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